

乾坤 查小欣

導演杜琪峯和王晶近日異口同聲嫌香港人老化，杜琪峯慨嘆難找三十歲以下女星，王晶指男星多已過半。兩位導演沒誇大其詞，應是有感而發的。的確，香港不單人口老化，娛樂圈也已步入暮年。

香港娛樂圈為何出現斷層？

香港娛樂事業本來視亞洲，有「造星搖籃」美譽，香港藝人所以之處無人不知，何以在十多年間會「陰乾」？先被日本趕過，近年更遭韓風肆虐？

主因是有合拍片制度後，香港導演為遷就內地龐大市場，尤其是北方市場而棄港產片的特色。內地市場分南方和北方，南方近香港，文化背景相近；北方則以普通話為主，近香港文化不太了解，不少香港人不識的視帝視后在北方並無人氣，南北市場不接軌，所以地道的香港文化，但語會令北方觀眾一頭霧水。為了整個內地市場，香港導演唯有自絕王牌殺招，結果在合拍片初期的揣摩階段，作品變得不得倫不類，口碑更不濟，令人質疑香港製作。內地的電影製作已成熟起來，票房動輒是億字單位，香港製作地位動搖。加上，港星接拍內地電影初期，因普通話不靈光，增加製作時間和成本，內地明星又紛紛上位，壓縮港星生存空間。

香港市場萎縮，娛樂公司都不願投資在新人身上，更將發展陣地轉到內地，半放棄本地市場。屋漏逢夜雨，香港本地媒體出現「毒手」，以抹黑、炒作、寫真藝人、隱揚揚惡做賣點，哪個新人初露頭角馬上用「毒手」一棒打，令新人未站穩已遭破壞形象，對其他香港藝人亦「一視同仁」，謀殺香港藝人聲譽，嚇怕外地娛樂商不敢起用香港藝人，空礙香港娛樂圈發展。如果「毒手」肯改邪歸正，做有良心的傳媒，雖未必能扭轉殘局，但起碼是個有力的支持。

其實以性格而言，女生的下巴愈尖，其家庭觀念也愈薄弱，所以若男生戀上擁有下巴極尖的「錐子臉」女生，恐怕將要終日高唱林憶蓮的名曲《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婚後更不宜寄望對方會留在家中打理家務及照顧家人，所以擁有尖下巴的女生較有機會孤獨終老，其實是種與性格有密切關聯的因果關係，並非單純是受運勢的影響。

據說，有女生為了追求「錐子臉」，不惜忍痛去削骨整容，這令我想起荷里活的著名英國女星姬拉麗莉(Kyra Sedgwick)早前主動公開帶照的事件：她要讓世人欣賞其大小並不驚人的胸部，並帶給各位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世上並無完美的人，女性應明白不論自己的身體是何種形態，其實都一樣美麗。

錐子臉

「錐子臉」這種面形到底是美還是不美，我只能說是「各花入各眼」，不過，以相學而論，它則算不上是一種上佳的臉形。相理向來喜愛飽滿及圓潤，所以尖削成角的「錐子臉」絕非福相的一種。下巴屬面相中的下停，所以下巴過尖者，晚運難免較差，甚至孤獨終老的反映。

不同時代自有不同的審美標準。據說中國史上的大美人楊貴妃乃是一位重磅的美女，在今日喜愛骨瘦如柴的審美標準下，「大美人」的稱號恐怕將成為笑柄。又如如過去年來被視為美人面形的「瓜子臉」，現在亦被不少女生嫌棄，改為追求更進一步的「錐子臉」。

根據網上資料，「錐子臉」這潮流由當代中國演藝界的大美人范冰冰帶動，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比「瓜子臉」的下巴更尖削的臉形。有網友戲言，擁有「錐子臉」的女生，可以憑下巴殺人，反映這種面形極端得絕非外人喜愛，也有不少人質疑除了靠後天的人工改造外，人類應該不可能天生就擁有如此尖削的下巴。

提到月季，不得不說說玫瑰。它們好比雙胞胎，時常被認錯。大一那年初情人節，同班一位姓馮姓新疆女生找我陪她去植物園。閒着沒事，經不住她再三邀請，我就去了。在植物園裡逛了很久，不知從哪兒突然闖出一個男孩，七八歲的樣子。他懷裡抱着一大捆玫瑰，跑到我和馮同學跟前，非要讓我買。花有點焉了，一枝一束的，兩枝一束的，四枝六枝一束的，花童喋喋不休地介紹着。既報價，還察言觀色地推薦。其意義，有友情有愛情，適合送給任何異性。馮同學見我無意購買，就打圓場說買來便宜點的吧。為了找個台階下，花最終好像是買了。只是常有人用月季充數，買到的那束，未必就是玫瑰。

玫瑰與月季相似，含意卻比月季浪漫。有段日子，我很想找些玫瑰來養，還專門將自己和別人買的玫瑰花扦插到花盆裡，可惜一次也沒養活過。玫瑰和月季花長得很像，卻不容易，不如就養一棵品相好點的月季了。月季花一年能開幾次，對環境的要求很低，花期最晚可堅持到降霜時，這些特點，都是其他花難以比擬的。

那天，我裹着冷風經過西南角的花園，在滿地凌亂黃葉的映襯下，月季花正用醒目的紅艷驅逐着陰冷。它在高樓、石牆的陰影裡生活着，已經花開花落了很多茬。黃葉飄零的日子，花依然在開。它的美，早超出了那幾朵花、蕾和香的範疇，一點點淡出院落。

一扇國學的窗子

在一個文化論壇上，我曾說過，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她說，香港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

三年前，我們在香港開了一扇國學之窗，希望藉香港的地利，成為海內外國學漢學研究交流的平臺。更準確地說，是希望起點文化橋樑作用。

二零一一年，《國學新視野》呱呱墜地，何志平先生在《國學新視野·創刊號》寫道：「《國學新視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版的。我們有幸延攬到一批海內外國學大師和碩學鴻儒擔任編輯顧問。打開名單，饒宗頤、湯一介、袁行霽、馮其庸、李學勤等諸位教授，還有諾貝爾文學評審、著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等，每個名字都讓人肅然起敬。尤為難得的是，他們不僅是顧問，也是惠賜稿件的作者。有了他們的支持，《國學新視野》就有了一流的質素、一流的文章。」

我們期望，《國學新視野》除了國學家和漢學家的專訪外，還有名家名作的深度閱讀，也有國學研究方面的新突破、新發現、新觀點，所以我們開闢「國學新發現」、「國學新知」；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國學》能與現代生活接軌，因此我們設立「古今今用」專欄……

值得一提的是，《國學新發現》專欄刊登了一系列通過電腦程式發現的國學新資料，大大豐富了「國學」這個寶庫，我們這次特別邀請主持這個工程的榮譽教授和本刊特約高級編輯張世林先生介紹這一工程。

我們希望能做到弘揚中華文化之餘，兼顧學術與普及於一身，力圖做到不媚俗，卻能曲高而和。《國學新視野》長了三歲，一本學術雜誌在濁濁的商業社會自然生存了三歲，肯定不是一馬平川的，不免有曲折，有起伏，也就不免有點悲壯感了！

創辦《國學新視野》之前，我們曾邀請了海內外的名家舉辦一次籌備會議，聆聽各方寶貴的意見，當時與會的劉再復教授特地捎來一位客居美國的美學大師的話給我，勸我千萬不要辦《國學》雜誌，說《國學》雜誌很難辦。當我死心不死地吧創刊號的稿件帶給上海的華訊集團葉蘭明主席，葉主席閱後當堂拍板，並請中華能源基金會秘書長何志平先生與我具體談落實細節。可以說，《國學新視野》是在葉主席的催生下誕生的。

琴台聚 彥火

由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當院長的中國文化院，旗下一份高端文化刊物《國學新視野》(季刊)，我忝為「特約主編」，已出版了三季。

月間，值茲《國學新視野》三周年，我代表《國學新視野》，作了以下的講話——

今天我想談談國學這扇窗子。著名教育家楊振聲說過：說起窗子，那真是人類穴居之後一點靈機的閃耀才發明出它。它給你清風與明月，它給你昨日與碧空，它給你山光與水色，它給你安靜的坐窗前，欣賞着宇宙的一切，一句話，它打通你與大自然的界限。

在一個文化論壇上，我曾說過，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她說，香港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

三年前，我們在香港開了一扇國學之窗，希望藉香港的地利，成為海內外國學漢學研究交流的平臺。更準確地說，是希望起點文化橋樑作用。

二零一一年，《國學新視野》呱呱墜地，何志平先生在《國學新視野·創刊號》寫道：「《國學新視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版的。我們有幸延攬到一批海內外國學大師和碩學鴻儒擔任編輯顧問。打開名單，饒宗頤、湯一介、袁行霽、馮其庸、李學勤等諸位教授，還有諾貝爾文學評審、著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等，每個名字都讓人肅然起敬。尤為難得的是，他們不僅是顧問，也是惠賜稿件的作者。有了他們的支持，《國學新視野》就有了一流的質素、一流的文章。」

天言知玄 楊天命

俗言云：「各花入各眼」，所以不同人，不同時代自有不同的審美標準。據說中國史上的大美人楊貴妃乃是一位重磅的美女，在今日喜愛骨瘦如柴的審美標準下，「大美人」的稱號恐怕將成為笑柄。又如如過去年來被視為美人面形的「瓜子臉」，現在亦被不少女生嫌棄，改為追求更進一步的「錐子臉」。

根據網上資料，「錐子臉」這潮流由當代中國演藝界的大美人范冰冰帶動，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比「瓜子臉」的下巴更尖削的臉形。有網友戲言，擁有「錐子臉」的女生，可以憑下巴殺人，反映這種面形極端得絕非外人喜愛，也有不少人質疑除了靠後天的人工改造外，人類應該不可能天生就擁有如此尖削的下巴。

提到月季，不得不說說玫瑰。它們好比雙胞胎，時常被認錯。大一那年初情人節，同班一位姓馮姓新疆女生找我陪她去植物園。閒着沒事，經不住她再三邀請，我就去了。在植物園裡逛了很久，不知從哪兒突然闖出一個男孩，七八歲的樣子。他懷裡抱着一大捆玫瑰，跑到我和馮同學跟前，非要讓我買。花有點焉了，一枝一束的，兩枝一束的，四枝六枝一束的，花童喋喋不休地介紹着。既報價，還察言觀色地推薦。其意義，有友情有愛情，適合送給任何異性。馮同學見我無意購買，就打圓場說買來便宜點的吧。為了找個台階下，花最終好像是買了。只是常有人用月季充數，買到的那束，未必就是玫瑰。

玫瑰與月季相似，含意卻比月季浪漫。有段日子，我很想找些玫瑰來養，還專門將自己和別人買的玫瑰花扦插到花盆裡，可惜一次也沒養活過。玫瑰和月季花長得很像，卻不容易，不如就養一棵品相好點的月季了。月季花一年能開幾次，對環境的要求很低，花期最晚可堅持到降霜時，這些特點，都是其他花難以比擬的。

那天，我裹着冷風經過西南角的花園，在滿地凌亂黃葉的映襯下，月季花正用醒目的紅艷驅逐着陰冷。它在高樓、石牆的陰影裡生活着，已經花開花落了很多茬。黃葉飄零的日子，花依然在開。它的美，早超出了那幾朵花、蕾和香的範疇，一點點淡出院落。

邊落葉，邊花開

氣溫尾隨溫度計上的刻度，一點點降低。熟悉的植物，全都對生活失去了熱情，表情悄悄變冷變僵，縮手縮腳地，傳遞着季節的呼聲。

院中的植物，一片凋零。栽在花盆的橘子樹，綠葉冰涼，枝條癟瘦，藏起了活力四射的勁頭，無精打采地呆在那裡。白玉簪的葉片，黃了一片枯一片，綠葉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已經奄奄一息了。綠蘿耷拉了葉子，繼續放在窗外，過不幾天，怕得凍壞。我把它搬進屋，將藤條橫掛在牆壁的掛鈎上，扯成向兩邊一字排開的兩根長條。這樣一擺，本來沒有生機的牆壁上，立刻長出鮮活濃綠的枝葉，既保護了綠蘿，也為房間增色不少。綠蘿換了居所，不到兩天就恢復了體力，挺起片片葉子，像是在向室內的人致敬。地裡的牡丹，落光了葉片，一根黑色的主幹，孤零零地立着，妻子把它挖出來栽進花盆，選了個向陽的地方放置。風信子才萌芽不久，細長瘦弱，一兩指高，若不換個溫暖的地方，應該也長不大了。

西邊的菜園裡，葡萄的葉片斑斑駁駁地黃着，地上的遠比枝條上多。近旁的石榴樹，整樹淡黃，像被夕陽洗染過，稀拉拉的葉片，一半留在樹上，一半吹落樹下。就連拔不乾淨的雜草也洩了氣，終於頑強不起來了。它們放棄了瘋狂的長勢，歪倒在地面上，心甘情願地等待着，響應着泥土的號召。落葉，是季節的指令！凋零，是每年一彈的旋律！

舞着跳着，激情四射的廣場舞，被一旁的落葉叫了暫停。它感到了身邊的陣陣涼意，聳肩縮頸，把聲音藏進夜色中，不肯再吼出震撼的節奏。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冰冷的風無孔不入，比黑暗更令人打怵。這種尚不刺骨的寒意，悄悄綁架了月光。在有光的地方，隨光四處突擊，亮到那兒都冷冰冰的。

就算是白天，太陽沒跳出雲朵前，枯枝落葉凌亂地散在各個角落，照樣瀰漫着一派凋零的氣息。晴朗時，等太陽出來了，暖光慢慢鋪開，大地的肌膚會燃起一淺層暖色，把世間萬物抱緊在懷裡，朝它們舒適而短暫地訴說着什麼。直到中午，陽光才卸足了勁，把熱量夾在光線裡，持續源源不斷地送往大地。

我個避風向陽的屋簷，在下面擺上一張藤椅，半仰着身子躺在椅子上，面對太陽，微微閉上眼睛，呼吸着溫暖的光照，接受着它熱乎乎的撫摸，這個世界就重新熱情似火了。深秋之後，一天中最舒適的時段，就是中午。把花盆統統移到了玻璃的陽台上，擋住風，讓它們獨自和陽光接觸接觸。唯獨這樣，被生機遺忘的花兒們，才不會在陰暗和冷落中枯萎。只要晴天，小鎮中心的廣場上就有陽光，而且來的早走的晚，比較適合植物生長。可即使是這樣，廣場上的花卉，已凋零了多數。剩下幾處耐寒的冬青，在風中眨巴着乾澀的眼睛，像是被塵土迷着了，也失去了春夏時的潤嫩光滑。

落葉，就像季節走過時留下的腳印，一片片留在地上，弄得到處都是。只是，這是一些有形有色的腳印，就像紙飛機，能被風吹走吹起。

單位的花壇，廣場上的花園，也很識時務，該落的樹葉，呼啦啦落了，該枯的葉片，一點點黃着。身邊的人，行走在這樣一個季節，年復一年，全都習慣了。

衣服厚了，風依舊是涼的。黃葉，接二連三落下來。有些還未變黃的樹葉，也被幾陣冷風抽

我，說的是，他就跟我打起精神來，說說是在寢室，他晚間都在寢室內吃泡麵作宵夜，怎麼說不是就寢呢？他就是就寢時吃的宵夜啊。所以，他說應該就寢比較正確。

我說就寢和就寢的意思不是一樣嗎？他說不一樣，就寢的意思是到寢室，而就寢是靠在枕頭上。我不得不抬槓了，如果這樣說，靠着枕頭也可以吃宵夜呀！友人卻說，還是說就寢比較好，因為現在不是還有不少人睡在馬路上，這些人哪來的寢室？我不得不說，那這些沒有寢室的人，可能也沒有枕頭吧？那麼形容這些人在睡覺前不是要東西，該用哪個？是就寢前還是就寢前？朋友思考一下說，那就不要文縐縐的，直接用睡覺前好了，那就以管他沒有沒有寢室和有沒有枕頭都可以了。

這場抬槓，讓我得出個結論，古時候的很多用語，在追求準確的情況下，就不得不使用常用的口語文字了，所以文采不必追求，更不必講究。因此，打開辭典面對那麼多的詞語，大多數都不會使用了，只是當作讀古書時的查考之用而已。比如形容人極之飢餓，就說他非常餓，而不會用寢餓了。同樣，枕戈待旦的意義，在我們沒有直接面對戰爭的這個時代，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了解其意義了。

枕與寢

我，說的是，他就跟我打起精神來，說說是在寢室，他晚間都在寢室內吃泡麵作宵夜，怎麼說不是就寢呢？他就是就寢時吃的宵夜啊。所以，他說應該就寢比較正確。

我說就寢和就寢的意思不是一樣嗎？他說不一樣，就寢的意思是到寢室，而就寢是靠在枕頭上。我不得不抬槓了，如果這樣說，靠着枕頭也可以吃宵夜呀！友人卻說，還是說就寢比較好，因為現在不是還有不少人睡在馬路上，這些人哪來的寢室？我不得不說，那這些沒有寢室的人，可能也沒有枕頭吧？那麼形容這些人在睡覺前不是要東西，該用哪個？是就寢前還是就寢前？朋友思考一下說，那就不要文縐縐的，直接用睡覺前好了，那就以管他沒有沒有寢室和有沒有枕頭都可以了。

這場抬槓，讓我得出個結論，古時候的很多用語，在追求準確的情況下，就不得不使用常用的口語文字了，所以文采不必追求，更不必講究。因此，打開辭典面對那麼多的詞語，大多數都不會使用了，只是當作讀古書時的查考之用而已。比如形容人極之飢餓，就說他非常餓，而不會用寢餓了。同樣，枕戈待旦的意義，在我們沒有直接面對戰爭的這個時代，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了解其意義了。

隨想 興國

超人的有效方法，就是戒掉懶床的習慣，而要早起，就必須餓着肚子睡覺，亦即晚飯不要吃太飽，更不要吃宵夜，最後當然是早早餓醒。

我和朋友談起這個方法，並且勸習慣吃宵夜的友人，應該早早就寢。朋友當然說很難做到，因為做傳媒的人，通常下班已晚，而且都會肚餓，就養成吃宵夜的習慣。朋友還問我，說的是，他就跟我打起精神來，說說是在寢室，他晚間都在寢室內吃泡麵作宵夜，怎麼說不是就寢呢？他就是就寢時吃的宵夜啊。所以，他說應該就寢比較正確。

我說就寢和就寢的意思不是一樣嗎？他說不一樣，就寢的意思是到寢室，而就寢是靠在枕頭上。我不得不抬槓了，如果這樣說，靠着枕頭也可以吃宵夜呀！友人卻說，還是說就寢比較好，因為現在不是還有不少人睡在馬路上，這些人哪來的寢室？我不得不說，那這些沒有寢室的人，可能也沒有枕頭吧？那麼形容這些人在睡覺前不是要東西，該用哪個？是就寢前還是就寢前？朋友思考一下說，那就不要文縐縐的，直接用睡覺前好了，那就以管他沒有沒有寢室和有沒有枕頭都可以了。

神棍橫行 迷信復辟

當年方纔。繼母今年已九十四歲，她不是高幹，自付身後不能與先父葬同穴，於是要求兒女另尋墓地，實則先父與先母合葬。並且由「風水佬」擇定吉日，先將先父骨灰遷葬。

先一九三六年病逝香港，原葬於鴨脷洲。戰後當局發展新地，要求遷葬於羅湖金塔墳場。後我到香港工作，為先母修建一個較為像樣的墳墓。因此我們兄弟，都不願再為先母遷葬。因此這個鴨脷洲的新墓穴，雖設有三穴，但我們只在先母墓穴取一合土，放在新墓穴中，作為一個象徵性的合葬。

當前頭項市仍盛行對紅白兩事加以鋪張，因此「風水佬」實為神棍頗有市場。遷葬儀式由我的最小弟弟主辦。他請到「風水佬」搞了許多迷信的細節。如移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先父於一九九一年逝世，終年九十二歲。由於他是老革命，骨灰盒放在汕頭高級幹部的骨灰堂。先母英年早逝，先父八年後方續弦。繼母今年已九十四歲，她不是高幹，自付身後不能與先父葬同穴，於是要求兒女另尋墓地，實則先父與先母合葬。並且由「風水佬」擇定吉日，先將先父骨灰遷葬。

當年方纔。繼母今年已九十四歲，她不是高幹，自付身後不能與先父葬同穴，於是要求兒女另尋墓地，實則先父與先母合葬。並且由「風水佬」擇定吉日，先將先父骨灰遷葬。

先一九三六年病逝香港，原葬於鴨脷洲。戰後當局發展新地，要求遷葬於羅湖金塔墳場。後我到香港工作，為先母修建一個較為像樣的墳墓。因此我們兄弟，都不願再為先母遷葬。因此這個鴨脷洲的新墓穴，雖設有三穴，但我們只在先母墓穴取一合土，放在新墓穴中，作為一個象徵性的合葬。

路地察 湯兆祺

在我的內心深處，直以詹兄為把日本職人文化融入個人身份建構中的顯例。所謂「職人」，接近我們所用的匠人，指透過自身熟練的技術，以手工藝生產出成品的人士。早在江戶時代，他們已屬於士農工商中的「工」一種人。歷史上一向對他們專心致志成就手藝的極致十分推崇，尊稱所擁有的技術為「職人藝」。由於江戶時代逐漸形成經濟社會，都市發達的社會條件自然促使職人文化趨盛，擁有不同技藝人士都可以受人欣賞，從而改變命運。當然以前主要是以師徒制來傳承手藝，到今天雖然不至於絕跡，但也隨着社會形態的改變而有所調節。如果詹兄是現代的電影評論者，那傳承的憑依除了源自同流電影評論者本身的啟悟。

作為寫作者，當然也是一種「手工藝」的職人；而大家手上的這本《看電影的人》的職人，更屬職人靈魂刻苦而成的「手工藝品」。詹兄的職人靈魂固然不容置疑，而且其經歷的大抵亦與世界各處的職人互通聲息血脈，在有限的園地空間中掙扎求存，一方面要適應環境生存，但同時也透過重寫與增補的編修過程，令筆下的文稿不至於完全受制於外在的羈困，在進退之間張弛角力，以生命的時間及重量去打磨手上的成品。

《看電影的人》序(下)

數年間，我有幸曾到「有河BOOK」作短講，以破爛不堪的國語分享對邱禮濤電影的徵求看法。回頭再看，或許便已瀰溢流露出詹兄的獨特意含。他選擇的視角往往對邊緣奇詭的先鋒充滿感情；一旦把矛頭放回人所共識的流行焦點上，就會嚴苛審視，務求找出與別不同的角度，尤其在反省的要求更上層樓(可見針對魏德聖及楊德昌的文章)，從而成就出篇正德看電影的立場來。

數年間，我有幸曾到「有河BOOK」作短講，以破爛不堪的國語分享對邱禮濤電影的徵求看法。回頭再看，或許便已瀰溢流露出詹兄的獨特意含。他選擇的視角往往對邊緣奇詭的先鋒充滿感情；一旦把矛頭放回人所共識的流行焦點上，就會嚴苛審視，務求找出與別不同的角度，尤其在反省的要求更上層樓(可見針對魏德聖及楊德昌的文章)，從而成就出篇正德看電影的立場來。